

第一章 入住玄都觀

人們後來回想起景雲元年的夏天，能記起的大概只有熱，特別熱，但梁令瓚不是，她永遠記得玄都觀門前濃郁的樹蔭，和從樹蔭下拂過來的清涼山風。

當然還有一大群等在樹蔭下的人。

若不是看他們個個穿道袍，梁令瓚差點兒就不敢往前走了。

上一次看到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，還是私塾裡所有學生的爹娘來找她算帳時。

「哎呀呀，一行兄，遠道而來辛苦了！」為首的道士手執拂塵，遠遠便迎上來。梁天年拱手施禮，「道長誤會了，在下姓梁，來尋舍親。」

仙風道骨的道長頓時僵在半路，身後有弟子道：「難怪呢，我還說一行大師怎麼不落髮……」

道長才不會承認是明晃晃的太陽晃花了他的眼呢，問梁天年，「尊親是誰？」

「觀中後廚，梁婆婆。」

道長立馬道：「快，那誰，帶人去找婆婆。」

梁令瓚便由爹牽著，跟著一個小道士進了山門。

經過大殿的時候，梁令瓚道：「爹，快看菩薩！」

梁天年道：「道觀是不供菩薩的，佛寺才供，那是三清尊者。」

「三清尊者是什麼？」

「就是太清、玉清和上清三位真人。」

「真人？」梁令瓚道：「爹，您錯啦，那是假人啦，我看過廟裡樹菩薩，是用木頭做的，再用泥糊住，然後再塗金粉，不信您看……」說著還真想去刮一刮，小道士連忙攔住。

三人繼續往裡走，梁令瓚又問：「一行是誰啊？」

小道士見這孩子不過七八歲，聲音象山澗清泉流動時一般清澈動聽，很是討人喜歡，再加上這本就是觀中一件得意事，因此清了清嗓子道：「這一行大師啊，是一位名動天下的高僧，早在武氏當政時，就因為學識淵博而受招攬，據說武三思親自求見也沒請到他。今上登基後，一連數道聖旨才把大師從江南催動了身，但這一路上，各處高門、大寺、名觀、書院……想請大師做客的，那是數不勝數，現在呢，輪到我們玄都觀啦。」

「哇，好了不起的樣子。」梁令瓚一雙眼睛清澈無比，無論何時看到這樣一雙天真的眼睛，心情都不會太壞。

小道士摸了摸梁令瓚的頭，正要再說幾句，梁天年忽然問道：「我從前聽說過這位大師的大名，但聽聞請他的人多，他應下的卻少，不知為何會來玄都觀？」

玄都觀在洛陽城裡頗有點名氣，全在於觀主的膏藥頗為靈驗，據說有一味「玉魄膏」，千金難求，因此洛陽人都管玄都觀裡的道人叫「賣膏藥的」。

「這您就有所不知了！」小道士得意揚揚，「我家觀主年少時候曾經和一行大師同窗求學過，是故交呢。」

梁令瓚愣了一下，「和尚和道士一起……學什麼啊？」這樣的話，三清尊者是不是也可以和菩薩擺一起了？

小道士當場被問住了，「這個……自然是學些高深至妙的深理。」

梁婆婆是玄都觀裡掌勺的大廚，年近六旬，手藝一流，心情好能做出山珍海味，心情不好也能拿白水煮一鍋薤菜，因此地位十分尊崇，連觀主都不敢輕易得罪。梁令瓚跨過院門時就聽一個爽朗聲音道：「我這個侄子啊，當年在皇宮裡當過差咧。」

「婆婆，您家客人來啦。」小道士滿臉是笑地喊道。

「哎喲。」梁婆婆忙迎出來，幾個幫廚的大娘也都笑咪咪地過來圍觀，只見梁天年身形高瘦，五官俊秀，眉宇間似有化不開的鬱色，手裡牽著個孩子。

那孩子正歪著頭，睜著一雙眼睛瞧她們，臉比巴掌還小些，頰上是一路走出來的紅暈，一雙眼睛光明璀璨，比後山的溪水還要清澈。

大家都讚這娃娃生得可愛，梁婆婆更是打心眼兒裡喜歡，「你就是小瓚吧？這雙眼睛可真精神吶，我看吶，以後一定能中狀元，去宮裡當大官，就跟你爹一樣！」梁天年道：「姑姑，小瓚是個女孩子。」

「咦？」梁婆婆理一理梁令瓚亂蓬蓬的頭髮，拿掉兩片樹葉，再替她擦掉鼻梁上的青草汁，笑了，「這孩子生反啦，長得跟個小子似的。」

「她母親去得早，我也不大會帶孩子……」梁天年的聲音微微低沉，「這孩子跟在我身邊終日頑劣不堪，只怕長大也沒個女孩樣，所以我才想把她託付給姑姑。姑姑年事已高，天年不能孝敬照顧姑姑，反而要勞煩姑姑，我心裡實在是……實在是慚愧得很。」

「什麼叫年事已高？你姑奶奶我還能再活個三五十年，想孝敬我，日子有的是！」梁婆婆把梁令瓚摟在懷裡，「我一輩子無兒無女，就缺個小東西做伴，你把她放在我這裡，就放一百個心吧，當年怎麼帶大你，就怎麼帶大她。」

梁天年雙眼微紅，忽然一撩衣襟，跪下磕了頭，「謝姑姑。」

他自小父母雙亡，是姑姑把他拉扯大的，後來在長安出仕，還沒等把姑姑接過去享幾天清福就遭逢了大禍，幾乎是家破人亡。

「幹什麼、幹什麼？」梁婆婆忙去拉他，「你這孩子，不就帶個娃嗎，有什麼難的？快起來、快起來！」

梁天年不起，拉著梁令瓚在身邊跪下，「小瓚，妳答應我三件事。」

梁令瓚點點頭。

「一，不許淘氣，不許惹姑婆生氣。」

梁令瓚道：「爹，這是兩件事。」

梁天年皺眉，梁令瓚忙道：「好吧好吧，不許淘氣得讓姑婆生氣，一件。」

「二，要照顧姑婆，讓姑婆開心。」

「嘻嘻，這個我會，我會照顧姑婆，就像照顧爹一樣。」

「三，」梁天年面色鄭重，「答應我，不要看書。」

梁令瓚偷偷看父親一眼，「呃……是不看那種書嗎？」

梁天年斬釘截鐵地道：「任何書！」

梁令瓚苦了臉，「這個這個……」

梁天年皺眉，聲音裡有了一絲嚴厲，「答不答應？」

「答應答應答應。」梁令瓚看看四周，無奈地點頭。這後院廚房，半院子柴，半院子菜，哪裡有書可看？

「好。」梁天年放下身後的包袱，包袱裡除了梁令瓚的衣物，還有他這幾年積攢的十幾兩銀子。

梁婆婆看他身上的袍子洗得發白，顯然景況不佳，這裡只怕是他全部的積蓄，哪裡會收？轉身給他裝了一袋時鮮素果，銀子就塞回裡面。

梁天年聽話地接在手裡，銀子回來了也不知道。

梁令瓚一時有些不捨，拉著梁天年的衣帶，「爹……您什麼時候來接我？我……我保證再也不捉弄別人啦！」

「小瓚……」梁天年撫了撫女兒的頭頂，聲音有些酸楚，「等妳長大，我便來接妳。」

梁婆婆抱著梁令瓚，「快讓妳爹去吧，從這裡到洛陽要好半天呢，再耽誤，關了城門就不好了。」

梁令瓚知道，爹總是喜歡想心事，想著想著，飯也不記得吃，覺也不記得睡，走到路上也會忘記時間，被關在城門外也不是一次兩次。

她鬆開梁天年的衣袖，叮囑道：「爹，您要記得好好吃飯啊！」

梁天年點頭。

「燒火的時候先用茅草引火，不能直接點木柴，那是點不著的，知道嗎？」

梁天年點頭。

「被子到了冬天就要換厚的，厚被子在大箱子最底下，別忘了啊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梁天年聲音有些低啞，「好好聽話，陪著姑婆。」

今天玄都觀有貴客，廚房裡好一陣忙碌，飯後梁婆婆才得空帶梁令瓚回房。

梁婆婆的屋子在玄都觀後山，經過一條小徑，跨過一條小溪，便能望見一株極大的松樹，傘一樣覆著一所小院子。

溪水清澈，水裡養了不少鯉魚，一隻隻吃得肚皮滾圓。

梁婆婆遞給梁令瓚一只油紙包，包的是中午的一點兒剩飯。

梁令瓚歡呼一聲，便餵起魚來，餵完魚，梁婆婆再帶她去撿松果，一隻松鼠在樹頂上一躡而過，轉眼就沒影了。

等到梁令瓚衣襟兜著滿滿的松子，牽著梁婆婆的手走進房門時，臉上已經露出大大的笑容。

「看這衣裳劃破的，讓妳撿松子，又不是讓妳摘松子，爬那麼高，莫不是個猴子投胎的？」梁婆婆一面說，一面替梁令瓚換衣裳，才脫了一件，只覺得眼前一花，一樣東西從衣服裡飄了出來，緊接著又是一片。

梁令瓚「啊」的一聲，「差點忘了。」然後開始從袖子、褲子以及鞋子裡掏出東

西來。

梁婆婆終於看清了，是紙，上面畫著些奇奇怪怪的圖形，又寫著字，紙也有殘缺，像是被隨手撕爛的，訝異道：「這是書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，這是紙，不是書。紙是一張一張的，書是一本一本的，可不能弄錯了。」梁令瓚一張一張收起來，小手將紙片們收得整整齐齊，「我答應爹了，不看書的。嗯，這些都只是紙而已。」

梁婆婆被她一本正經的樣子逗樂了，「我的乖乖，就算是看了書又能怎樣？虧妳爹還讀書識字，把人都讀糊塗了，他就為這把妳送上山啊？」

「也不全是……可能是因為我教訓了他們……」

「他們？」

「就是爹的學生。」說起這個，梁令瓚氣得鼓起了腮幫子，「那幫臭小子真是太壞了，前幾天，他們居然在門上頂一桶冷水，爹一推門，水就倒下來，把爹全身都淋濕了！爹什麼都沒說，抹一把臉接著教書，可回來就病了……那幫臭子還笑爹傻，真是氣死我了！」

梁婆婆點頭，「這真該教訓，可妳一個小娃娃怎麼教訓人？該告訴他們家大人才是。」

「哼，簡單，我抓了十幾條蛇，往每人桌肚裡亂放上一條！嘻嘻。」

梁婆婆哈哈大笑，「妳本事可不小！」

「要是爹也跟婆婆這樣想就好了……」梁令瓚托腮，小小的臉上全是苦惱，「我也不知道爹是為這個罵我，還是為看書罵我……」

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。

前天傍晚，梁令瓚和往常一樣開始準備晚飯，一邊在灶前燒火，一邊藉著火光看書，柴木燒得嗶剝作響，這時「吱呀」一聲，院門開了。

往常爹下了學，一個人還要在書齋坐一陣子，今天倒早……等等，不會是那些臭小子找爹告狀了吧？梁令瓚想到這，心頭便是一凜。

果然，就見梁天年進門時眉頭微皺，心情顯然不好，喚了她一聲，正要開口，猛地怔住，眼睛直愣愣盯著她手上的書，問：「這書……從哪兒來的？」

書名叫《乙巳占》，寫書的人叫李淳風。

李淳風是什麼人？梁令瓚不知道。但他在書上給風劃定了等級，一是動葉，二是鳴條，三是搖枝，四是墮葉，五是折小枝，六是折大枝，七是折木飛沙石，八是拔大樹和根，一共八級，讓梁令瓚覺得十分有趣。

除了風級，書裡還有各式各樣她從來沒見過的东西。

「我收拾屋子的時候從箱子裡翻出來的。」看梁天年臉色鐵青，梁令瓚連忙道：

「我沒有弄壞！爹，您看，我很小心的，連邊角都沒有折一下！」

書確實整整齐齊，裡面講的東西比梁天年在私塾裡講的書要有趣一萬倍，比茶館裡講的書要有趣一百倍，梁令瓚自然十分愛惜。

然而下一瞬，梁天年忽然劈手將書奪去，死死地盯著它，好像和它有什麼生死大仇那樣，用力撕碎了它。

風從窗子裡吹來，紙頁像蝴蝶般滿天飛舞。

梁令瓚呆住了，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爹爹。

梁天年臉色鐵青，眼眶發紅，撕了書還不解恨，衝回房中將箱子裡的書都抱了出來，悉數塞進灶膛裡，火舌迅速舔著書頁，火燒得越發旺了。

梁令瓚大叫一聲，拿起火鉗就要把書夾出來。

梁天年緊緊拉住她，梁令瓚眼睜睜看著熊熊火光迅速將書吞沒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，「爹，我錯了、我錯了……我再也不捉弄他們了，我會聽話的……您別燒書好嗎？您別啊……」

「小瓚！」梁天年聲音哽咽，「這些東西沾不得，沾上就會要人命！妳外公死了，妳娘死了，如果不是為著妳，我也要跟他們一起去的，我不會讓它再害妳了。」他緊緊地抱著她，「小瓚，妳記著，不管妳看了多少，懂了多少，從這一刻起，全都要忘掉，一個字、一幅圖都不要裝在腦子裡，就當妳從來沒見過這些東西一樣！」

爹的懷抱是她最熟悉、最喜歡的地方，高興時爹抱她摘花，生病時爹抱她餵藥，睡覺時爹抱她入夢……這個懷抱永遠溫暖舒適，讓她一靠近就覺得心裡暖洋洋的，可是這一刻，爹抱她抱得那樣緊，緊到弄疼她了。

爹的身體在顫抖，她看不到爹的臉，只有一滴熱熱的水珠滴到她的臉上，爹哭了！

「……然後我就被送到這兒來了。」梁令瓚的眼眶有點兒發紅。

梁婆婆瞅著梁令瓚手裡那些紙，上看下看都看不出什麼名堂，只覺得一半像學堂裡的書，一半像觀主用的符。

她歎了口氣，「這是個什麼玩意兒，我也看不明白，不過妳爹是我一手帶大的，他自小就性子好，很少發脾氣，這回這麼生氣，絕不是為這勞什子書，一定是為別的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妳爹啊，從小就愛念書，一路念到國子監，進了太史局，當了了不起的官，專門幫皇帝辦事情。大家都說我們梁氏一族要興旺全指著他了，於是一個個都去巴結。後來不知怎的，妳爹忽然就回來了，妳娘也沒了，就帶著妳。

「妳還小，不懂這世人拜高踩低，妳爹當初有多受人奉揚，現在就有多受人作踐，唉，妳爹他心裡也苦啊，我想這些書沒有什麼看不得的，只是妳爹睹物傷情，看到這些書就想起從前的事，所以心情不好，不是妳的錯，不怪妳。」

梁天年回洛陽的時候，梁令瓚才兩歲，對於長安的事情沒有留下任何一絲記憶。她想了想，抬頭問道：「是不是女孩兒就不能看書？」

她的眼睛呈杏子形，睜大的時候，圓滾滾的，一對瞳仁又黑又亮，臉又小，越發顯得眼睛大。

梁婆婆拍了拍她的臉，「誰說的？看個書怎麼了？多識幾個字不好嗎？妳爹心情不好，不給妳爹知道就是了。」

梁令瓚眼睛大亮，一把抱住她，「姑婆，您真好！」

梁婆婆笑著拍她，「去去，快把衣裳換了，這一頭的樹葉草屑，真是隻猴兒。」

傍晚，梁婆婆回來，除了一大碗濃白鮮甜的魚湯外，還帶了一小碟糰糊，等梁令瓚用剩飯餵完魚回來，她那疊紙已經一頁頁黏好了，她又有書啦！

梁婆婆道：「看歸看，但晚上別看，免得傷了眼睛。來，跟我把竹床抬出來。」夜色溫柔地籠罩著小院，天空深藍，佈滿繁星，像一幅無邊無垠的巨大畫卷，每一顆星辰好像都描繪了一個奇炫迷離的故事。

梁令瓚躺在竹床上，仰望天空，視線漸漸停在某個方位良久，忽地一躍而起，鞋也不穿，奔進屋內。

梁婆婆已經搖著蒲扇快睡著了，聽見動靜，嚇了一跳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那顆星！那顆星是紫微星，一定是紫微星！」梁令瓚翻出她的寶貝紙，仔細對照天空的一角。

梁婆婆只見上面墨跡點點，像是誰往紙上撒了一把芝麻，芝麻粒之間又用墨線連著，比觀主畫的符還要稀奇古怪，不禁覺得好笑，「這就是星星？哎喲喂，這是哪個爛腦殼的畫這種東西？騙小孩子！快睡了……」

第二章 多了小跟班

梁令瓚越來越喜歡山上了，她每天都可以很晚睡，不錯過每一晚的星星——只要她能好好吃飯。要是哪天少吃了一口半口，梁婆婆便會摠著她早睡，外加補一頓夜點心。

起床後，桌上有小道士送來的粥和包子。

這在道觀是十分搶手的差事，因為送飯的能得梁婆婆愛心小炒一份。

早飯既吃得晚，午飯基本上就當下午的點心了。

炎夏晝長，梁婆婆要午睡，道士們也一樣，這時候的玄都觀連蒼蠅都在打盹，是溜進去偷玩的好機會。

那三位尊者的塑像梁令瓚已經摸了又摸，十分確定是假人，實在不知道爹為什麼說他們是真人。爹有時候總說些她聽不懂的話，還說等她長大了自然會明白，問題是她已經很大了，八歲了！

偏院裡有棵枝葉繁茂的梨樹，梁令瓚頭枕著手，人躺在樹幹上，風拂過樹葉，沙沙作響，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憂愁和煩惱呢。

「就是這裡了，快點、快點。」

刻意壓低的聲音忽然傳來，梁令瓚扭過頭去，就見門裡一個人探頭探腦地鑽進來。是個白白胖胖的少年，一顆腦袋光溜溜的，整個人就像是剛剛蒸出來的白饅頭。梁令瓚一下沒忍住，哈的笑了一聲。

「誰？」白饅頭四下亂轉，退到門外，又被後面的人撞了進來。

後面那人一來，梁令瓚更樂了，這第二個人，更白更胖，更像饅頭。

「嗚哇，有人！」後來的大饅頭轉身就走，先來的也不敢戀戰，兩個人一起向門擁去，偏偏這是道窄窄的花瓶門，兩個人擠在一起，圓滾滾地剛好把門卡住。

一個怒道：「擠什麼？我先來的！」

「胡說，明明是我先！」

再吵下去估計就要打起來，梁令瓚摘下一只梨向兩人丟過去，「別吵，再吵就真要被人發現了！」

小饅頭反應倒不慢，伸手接住了梨，然後兩個人就發現了樹上的梁令瓚，吃驚得瞪大了眼睛。

「梨很甜，要不要上來？」梁令瓚摘下一個，啣嚙咬了一口，拿在手裡晃了晃，笑咪咪地道。

這個僻靜院落貓都沒有一隻，能吸引人來的只有這棵梨樹了。

梨子清甜多汁，底下兩個饅頭險險又打起來，好不容易從門裡出來，在樹底下又碰到了難題。

爬樹對於梁令瓚來說比吃飯還簡單，但對兩個圓滾滾的饅頭來說……實在是太難了。

兩個人累出一身汗，最高紀錄還是保持在第一股枝杈以下，梁令瓚在上面看都看累了，趁他們又要因為「你擋著我的手、我攔住你的腿」而起爭執的時候，脆生生一聲令下，「衣服給我脫下來，接住。」

兩個人抬頭看了樹上一眼，立刻就從命了。

梁令瓚的衣襖裡兜了十幾個梨，梨如雨下，拋向兩個人，兩個人抱著一兜梨子，頓時眉開眼笑。

梁令瓚讓兩人讓開點，哧溜兩下就下了樹，兩個人看得無比欽佩，「小兄弟真厲害！」

梁令瓚微微一怔，並沒有糾正，當時覺得這事並不重要，多年以後她回過頭重新審視這段歲月，才明白當時心底深處真正的想法——小兄弟……如果她真的是小兄弟，也許爹就不會因為她看書而罵她了吧？

她拍拍身上的樹葉，道：「我叫梁令瓚，你們是誰？」

「我叫大相。」

「我叫元太。」

「我們是一行大師的弟子。」

「我們師父超級厲害，相當了不起！」

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臉上神情相當得意，梁令瓚哼了一聲，「那他會爬樹嗎？」一聽這話，兩人呆住了，「這個……」出家人不能撒謊，「好像……不會。」

「我就會。」現在輪到梁令瓚得意揚揚，「我不單會爬樹，還會下水摸魚、捉泥鰍，還會抓蛇！」

她每說一樣，兩人的眼睛和嘴巴就張大一分，說到最後一個，兩個人的眼睛已經滾圓，嘴裡也能塞得下一隻雞蛋，「抓、抓蛇……」

「後山就有，你們要不要去？」

兩人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終於還是抵擋不住誘惑，便道：「師父夜裡不睡，中午才睡下，沒這麼快醒，去去去，不要緊。」

後山確實有蛇，當然，是無毒的菜花蛇。

梁令瓚抓蛇的本事是跟鄰居王老六學的，王老六年輕的時候以捉蛇為生，捉的都是有劇毒的毒蛇，挖取蛇膽賣給藥行賺錢，後來年紀大了，已經收了山，但偶爾會捉一兩條菜花蛇燉燉蛇羹。

梁令瓚學了個全套，不單會抓蛇，還會燉蛇羹。

大相和元太遇到了十二年人生當中最為嚴峻的考驗。

身為和尚，他們當然是不能吃肉的，但這碗蛇羹實在是太香了……他們從來沒有聞過這麼香的味道，光是聞著這味道就可以想像肉的味道有多香。

「不能吃肉，那就喝湯吧。」梁令瓚建議，「湯裡又沒肉。」

紙不是書，湯不是肉，她一向很有道理的。

大相和元太接受了這個道理，然後他們喝到了人生當中第一碗肉湯。

兩個人呆在當場，熱淚流了滿面。

啊，怎麼會……這麼好喝啊！湯都這麼好喝了，那肉該有多好吃啊！這樣好吃的東西，為什麼出了家就不能吃呢？既然不能吃肉，為什麼還要出家呢？

高僧一行當然不知道徒兒的煩惱，他只是覺得這兩位徒弟無論是念經還是看書，都比以往更加容易走神，而且每到午睡時候，服侍得格外殷勤，實在是有些奇怪。不過他生性疏淡，求佛是緣法，不求佛亦是各人的緣法，是以並不強求。

於是大相、元太一到午後就跟在梁令瓚的屁股後頭，滿山遍野都留下了三個人的足跡，更別提玄都觀的犄角旮旯，每個老鼠洞都快被三個人翻個了遍。

一個是梁婆婆愛孫，兩個是貴客的高徒，玄都觀上至觀主，下至灑掃幫工，自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這個夏天對於梁令瓚來說，簡直是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，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曬得跟黑炭頭似的，要是梁天年看見，一定欲哭無淚。

但梁婆婆卻是笑得合不攏嘴，婆婆自有婆婆的道理，「人生幾十年，苦難大著呢，真正開心快活的日子也不過這幾年，這時候不讓孩子開心，什麼時候開心吶？」當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，觀主和一行大師要去洛陽城中訪友，大相、元太當然要隨行。

梁令瓚頓時覺得孤單了，她已經習慣了身後帶著兩隻圓滾滾的饅頭，他們不在了，爬樹沒有人崇拜，逮著兔子也沒人喝彩，不禁覺得有點無趣，便又坐在了那株梨樹的枝桠上，把那幾張寶貝紙翻出來看。

還記得剛剛把它們翻出來的樣子，它們被一大堆雜物壓著，身上滿是灰塵，又擠又皺，可上面的每一個字都端莊工整，那是父親的筆跡。

父親曾經費這麼多心血抄錄它們，為什麼最後卻一把火燒了它們？

這是她想不通的事，但想不通便不去想了，手裡的這張紙只剩半截，紙上的圖形也缺了一半，她看了看，哧溜一下溜下樹，撿起一根樹枝，試圖想像出另一半的模樣。

沒有見過的東西如何創造？可她卻玩得十分起勁，直到梁婆婆喊她去吃飯，才

扔下樹枝，拍拍身上的塵土跑去。

陽光留在她的身後，照出地上的線條，光線隨著時間的流逝一點點變得昏黃，一雙僧鞋從旁邊經過，忽地停下來。

「大師？」尹觀主見他停步，出聲。

一行抬起手，示意他無事，人卻慢慢俯下身，在那凌亂而稚嫩的線條中找出一絲熟悉的影子。

「誰畫的？」他是看著自家的兩個徒弟問的。

如果大相和元太夠聰明就能發現，他們師父一向古井無波的眼睛裡有一絲微微的欣慰。

一行想得很簡單，因為整座玄都觀只有他這兩個弟子在學天文，才畫得出這種圖形，玩耍時也不忘儀圖，這兩個孩子中間終於有一個開竅了！

很可惜，兩個胖小子齊齊把頭搖得像撥浪鼓，異口同聲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大相還分析，「師父您看，昨天晚上剛下過雨，這個分明是今天畫的，這幾天我們倆一直跟在您身邊，一定不是我們畫的。」

元太在旁邊連連點頭，「誰在地上亂畫，誰就是小狗。」

尹觀主笑道：「大師，就算是他們畫的也沒什麼，這點子小事別耽誤吃飯……」

「尹道兄，你的天象之學有傳人了？」一行忽然問。

「哎，貧道是早就看開啦，天之氣象，自有天家主張。你我凡人就算窺得天機，也不過自尋煩惱，我自己年少無知和你在一塊兒學了些東西，恨不得從腦子裡摘出去，生怕給人知道，哪裡還會傳人？」

「請道兄過來看。」說罷，一行以鞋底抹去多餘的雜亂線條，尹觀主笑嘻嘻的神情慢慢變得嚴肅起來，這樣東西他認得。

任何一個鑽研天文之人都認得，甚至連大相和元太都覺得有點眼熟。

是渾儀，半幅渾儀的圖形。

「渾天如雞子，天體圓如蛋丸，地如雞中黃」，這是人們對於天空和地球的想像。渾儀便是觀察渾天的儀器，在黃帝時被稱為「璿璣玉衡」，漢代的落下閎正是利用渾儀觀察到二十八星宿的距離，以及五大行星的運動情況，為後世天文奠定基礎，到數百年後的今日，歷代能人不斷對渾儀進行著改良，渾儀的模樣已經和最初的時候有所不同。

地上所畫的正是本朝大星象師李淳風所造的渾儀，集六合儀、四游儀和三辰儀於一體，構造複雜，設計精巧，難得的是地上的筆法雖然稚嫩，大體卻沒有走形，顯然出自初學者之手，而且是個極具天分的初學者！

尹觀主和一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發現了彼此的震驚。要知道，天文象法在歷朝歷代都是不傳之祕，唯有太學之中方可學習，再不然就是家學淵源之族可以代代相傳，但即使是家族中傳下來的象法，遲早也要同太學生一樣歸到宮中太史局。

皇家不會允許一個懂天文的人逍遙在朝堂之外，天象必須為天家服務！

即便是已經出家的一行，也因為聲名太大，早在武氏當權期間，便不斷受到武三思的延請，而今停在洛陽也是暫住，當今天子的聖命一路將他從遙遠的南方催到

北方，長安才是他最終不得不去的目的地。

實在不願受朝廷招攬的，只有像尹觀主這樣，自封天機，閉口不談，隱於山野，不為人知，將一腔所學自絕於世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誰能自學成才，無師自通？

「鳴鐘。」尹觀主忽然大喝一聲，「把所有人給我召集過來，看看是誰畫的！」弟子連忙去傳令。

另一邊，大相和元太交換一個驚疑不定的眼神，這株梨樹下是他們和梁令瓚的相識之地，也是每天碰頭的地方，一定是小瓚！糟糕，看師父和觀主的樣子，小瓚好像畫了什麼了不得的東西，估計要倒大楣了，不行，得趕緊通知小瓚！

兩個人從小吵到大，在這件事情上倒是心靈相通，一個眼神就明白了對方的意思。大相忽然哎喲一聲抱住肚子，「師父，我好像吃壞了東西，要去茅房。」

一行的心思都在那幅畫上，隨意點了點頭，便向尹觀主道：「雖是樹枝泥地，但走勢頗為順暢，此子筆力不弱，已有根骨。」

尹觀主點點頭，吩咐下去，不必所有人都找，把知文識字，尤其字寫得不錯的找來就可以。

就在道觀弟子們放下飯碗到梨樹下集合時，大相已經跑出人生最快的速度，一溜煙去了後山小院。

小院燈光微黃，梁令瓚正和梁婆婆在桌上吃飯，看到大相跑過來，幾天不見，十分歡喜，拿出碗筷來招呼，「快快快，來得正好，有紅燒肉！」

是的，一行大師的高徒已經忍不住開始吃肉了。

可今天他來不是為了肉，他上氣不接下氣地道：「不、不吃了！出、出大事了！」

「你們吃肉的事被發現了？」

「不、不是！」大相抹汗，「你在樹底下畫的渾儀被我師父發現了，現在還不知道是你，正在滿道觀找人！你要小心，千萬別被認出來，嚇死我了，我師父的表情從來沒有這麼嚴肅過。」他氣喘吁吁地說完，也不敢多停，又急急忙忙跑回去，連水也沒喝上一口。

「渾姨是什麼東西？」梁婆婆疑惑，腦子裡還在搜索哪個夠年紀稱「姨」又姓渾的，不過很快大手一揮，「怕什麼？有姑婆呢，觀主最愛吃姑婆做的菜，一天不吃都睡不著覺，我去跟觀主說一聲，保管沒事！快坐下吃飯，小孩子家家最要緊的事情就是吃飯長身體，來，吃塊肉。」

梁令瓚卻沒吃，對著那塊肉發怔，「我爹也是因為我看書生氣，大師也是因為我看書生氣……就因為我是個女孩子？」

「才不是，妳看那戲裡的才女多著咧。再說了，則天皇帝不也曾是女孩子？女孩子連皇帝都當得，看個書又怎麼了？快吃飯，菜涼了就不好吃了……」

梁婆婆哄著梁令瓚吃完了飯，等不到第二天就準備找尹觀主。

但梁令瓚連忙把她拉住，只要大相和元太守住口，誰也不知道是她畫的，找也找不到她頭上來。

不過……那幾頁紙倒是罪證，但也沒關係，只要往灶裡一塞，就什麼事也沒有。

話是這樣說，等蹲在灶膛看著灶中燃燒的火焰時，梁令瓚的手卻無論如何都伸不出去。

她知道這些書裡說的是天上的事，那個圖形可以讓人看清天空，那為什麼她不可以看？

火光映著女孩子小小的面龐，在那雙眼睛裡面跳躍，令那雙眼睛看上去亮極了。她看了很久很久，久到灶裡的火變成一堆灰燼，手裡仍然牢牢捏著那幾張紙。許久，她毅然地站了起來，不能燒！它們好不容易逃過了她家的灶膛，不能又進了這裡的灶膛，燒了，就什麼都沒了。

先藏起來，等大家忘了這件事，就沒關係了。她這樣安慰著自己。

事情也如梁令瓚所願，道觀很快就平靜下來，平靜得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。她終於耐不住寂寞，在一個午後溜進了道觀，小院裡，梨子已經摘光了，寬大的葉子在風中沙沙作響，晴朗的陽光下，四下裡一片安靜。

她抱著樹幹蹭蹭地往上爬，爬到一半的時候，忽然發現地上有樣東西，這樣東西她很眼熟，正是她那天畫的渾儀，不過不是半幅，而是整幅的。

她琢磨過、嘗試過、幻想過的另一半圖形真真實實地出現在面前，每一道線條都和另一半完美地吻合。

她從來沒見過它完整的樣子，但看到它的第一眼，便能確定這就是它完整的樣子！

渾儀清晰地印在泥地裡，昨晚才下過雨，泥土濕潤極了，渾儀卻清晰無比，好像是剛剛畫上去的。

梁令瓚掛在樹上，忍不住擰了自己一把，哇，好痛，不是夢！那……那是儀圖活了？

不對，一定是別人畫的，這座道觀有人認得這個東西！有人看過那本書！

就像花兒吸引著蝴蝶，蜜糖吸引著蜜蜂，等梁令瓚反應過來的時候，她已經在儀圖前蹲著了。

隔著密密重重的樹葉，站在三層樓上的人隱約可以看見那道小小的身影。

濃綠的葉子，淡黃的衣衫，風吹來樹木扶搖，那淡黃人影卻是動也沒動。

這是聽風樓，玄都觀最高的一棟樓，建作三層，可以將整座道觀盡收眼底，一行憑欄而立，風拂過袍袖，微微飄飛。

大相和元太站在他的身後，腦海裡天人交戰，心想是不是該故技重施一次，溜下去提醒下面的小瓚已經上當了。

可當大相剛剛邁出腳步，一行忽然咳了一聲。

元太立刻道：「師父您哪裡不舒服？是不是受了風寒？弟子這就給您去拿藥！」

「站住。」一行聲音淡淡地道：「禁足三天，把《大懺經》抄寫三十遍。」

「三十遍！」

「禁足！」

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慘叫出聲……

第三章 拜一行大師為師

第一天是渾儀，第二天是三辰儀，第三天是四游儀……同一個時間，同一個地點，出現在地面上的東西每一次都能牢牢吸引住梁令瓚的目光。

她不知道這些圖是誰畫的，為什麼會畫在地上，也沒有那個心思去弄明白那些。她就像一個餓得快要發瘋的人，當她抓住一個饅頭，難道還有時間考慮這個饅頭是怎麼來的嗎？

她唯一能做的、要做的，就是吃掉它！

用如饑似渴來形容她現在的狀態一點也不過分，殘頁裡有關於渾儀的零星介紹，猶如管中窺豹，難見全貌，卻更讓人心癢難耐。

如今的她一天比一天期待樹下出現的東西，還試過一夜不睡守在樹下，除了被梁婆婆訓外，還守到了秋蚊子咬出來的滿頭包，並且第二天沒有圖。

然後她就乖乖等著了。

時間一天天過去，一個畫圖一個看，相安無事，平靜得超出大相和元太的想像。他們兩人的經書已經抄完了，可是師父明令兩人不得接觸梁令瓚，以至於他們無法通風報信。

不過，如果真的是懲罰的話，那師父也沒必要每天去樓下畫圖吧？可如果這不是懲罰，那師父到底在幹什麼呢？

這種謎一樣的事情一直持續到了中秋。

中秋佳節，除了在城中放燈遊玩外，不少聞雲野鶴放逸之士來到玄都觀，在後山山峰上玩賞那一團清光。

一行名重天下，當中也有人特意為訪他而來，於是那兩天一行便沒空再去樹下留圖。

往日他都是夜間觀星之後、東方微亮之時才下樓，但這天天色剛剛入暮，送走最後一位訪客，他便來到樹下。

幾夜秋風，梨樹的葉子落了不少，在暮色中看起來有幾分稀疏蕭索，因此掛在樹枝間的東西便十分顯眼。是一盞圓滾滾的燈籠，上面貼著一張字條——祝高人中秋快樂！

筆跡雖稚嫩卻已頗具章法，一行認得。

一行嘴角微微露出一絲笑容，提著燈籠，用手撥了撥，這純粹是無意識之舉，哪知燈籠卻轉了起來。

他的笑容頓住，三步併作兩步走到燈光能照到的地方，舉起了燈籠。

是的，它是一盞燈籠，上面有提杆，下面有流蘇，可是中間的圓球並沒有點蠟燭，它以柳枝做成，三重環象儼然可以轉動，中間的玉衡同樣可以調整方位，除了做工略顯粗糙外，沒人能否認這是一只渾儀！

一行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，自從出家之後，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心臟還能這樣急速地跳動，他小心翼翼地撥弄小小的渾儀，想像著那雙小手是如何將它從一幅平面圖樣變成立體的實物。

他什麼也沒有教，可那雙小手的主人卻奇蹟般地懂得每一道環相扣的位置，且分毫不差，這就是……天分！

一行深吸一口氣，仰起頭，頭頂的星辰剛剛露臉，每一顆都像露水般閃爍，晶瑩異常。

很早之前，他眼裡就已是古井無波，可此時此刻，天地萬物像是活了過來一樣，星辰們俯視著他，無聲地告訴他，這有生之年有了另一種可能……一個極有天分的傳人。

那一夜他沒有去觀星，靜坐在小院的廂房內，等待著黑暗的退散，旭日的東升。天亮不久之後，他聽到一陣輕快的腳步聲——他等的人來了。

一行慢慢地睜開眼睛，沒有急著起身，門外傳來風吹動樹葉的聲響，還有一個清脆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念著，「星樞在這裡……不對不對，那是角亢，那麼是這裡……咦不對不對……」

一會兒又哼起了小調，顯然是到了得意處。

一行在門內微笑，他很久沒有笑得如此頻繁了，然後，他提著那盞「燈籠」走了出去。

梨樹下，小小的身子正蹲在地上，以大地為紙，以樹枝為筆，正在畫一幅儀圖，仍舊是第一天一行為她畫下的那一幅，不過畫出來的已經是從不同角度望過去的樣子。

不過連實物都做得出來，如此分解的圖形已經不足以讓一行驚訝了。

小孩子畫得很認真，秋日的朝陽清淺溫暖，泛著淡淡的黃，照得鬢角的茸毛好像變成了金色，小小的臉龐因認真而抿著嘴，眼睛大而明亮。

「貞觀七年，李淳風奉旨造成渾儀，表裡三重，下據准基，狀如十字，末樹鼈足，以張四表，上列二十八宿、十日、十二辰，內以玄樞為軸，聯結玉衡遊筒而貫約規矩，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，仰以觀天之辰宿，下以識器之晷度。」

背後傳來溫和的聲音，梁令瓚回過身，抬起頭就看見陽光透過樹葉，灑在那襲淡灰色的僧袍上，那笑容就像此刻的陽光，清淺、溫和、溫暖。

「這是你做的嗎？」他提著那盞燈籠問。

「你就是那個高人！」梁令瓚扔了樹枝，一蹦而起，滿面歡喜，「你也喜歡畫圖是嗎？你也喜歡看星星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一行微笑道：「我喜歡整片天空。」

「我也是！」梁令瓚興奮地大叫，恨不得跳上兩跳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梁令瓚，您可以叫我小瓚。」

「好的，小瓚。」一行彎下腰，撫著她的頭頂，笑容溫和極了，「天空廣漠無垠，星辰繁多無數，你知道那裡面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祕密嗎？」

梁令瓚搖頭，睜大了眼睛。

她的眼睛很大，臉卻小得很，睜大眼的時候臉上好像只剩下這雙眼睛，又黑又亮，小束的陽光照進去，裡面一定也有一個獨立的、神祕的、精彩的小宇宙。

「貧僧一行，小瓚，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弟子，同我一起去瞭解這天地間更多的祕密？」

後來，梁令瓚每一次回想，心中都會被同一種感覺充滿，那感覺就好像全世界的陽光都約好了，一起照進了她的心裡，心裡亮極了，也滿極了，那些光線好像可以透過毛孔，讓她整個人都發出光來。

然而在當時，她只是傻傻地睜著眼，傻傻地張著嘴，好像被天上掉下來的果子砸壞了腦子。

「你……你肯教我？」

一行微笑，點頭。

「我……我可以學？」

一行微笑，再點頭。

「我、我我真的可以？」梁令瓚的手有點顫抖，她好想大叫著喊出來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這滿滿脹脹的情緒只在胸膛裡鼓蕩，都快要將胸膛脹破了也無法發洩出來。

「如此天資，若你不可以，我不知道還有誰可以。」一行蹲下身，剛好和梁令瓚齊平，他平視著她，目光溫和而溫暖，像秋天的陽光一樣浸透人心，「小瓚，若你願意，可以喚我一聲師父。」

「師、師父……」梁令瓚結結巴巴地開口，然後做了一件讓她在後來的人生裡非常後悔和羞愧的事——

她撲進一行的懷裡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一襟鼻涕眼淚，兩手爪印泥痕——這就是她送給師父的拜師禮。

春天的星空溫柔，夏天的星空繁華，秋天的星空皎潔，冬天的星空凜冽。

樹葉一天天在秋風中落盡，大雪覆滿後山，爾後又在春風的溫暖中融化，樹木抽出綠芽，在夏天的陽光下長出繁茂的濃蔭，果子靜悄悄地藏在葉子底下，等待著秋天的成熟。

梁令瓚完全感覺不到時間過去了多久，只感覺得到時間是流動的，星空的變化就在這流水之中緩緩展現。

斗轉星移。

當你看過一顆星從東面緩慢地轉到了西面，才會明白什麼叫做斗轉星移。

這般轉動一個輪回便是一年，經過幾年輪回之後，梁令瓚十五歲了。

同樣不覺得時光飛逝的還有一行大師，雖說弟子收了兩個，他卻是在梁令瓚身上才感受到身為人師的樂趣和喜悅，原來教人一樣東西，就像風吹動柳枝，柳枝便輕輕拂動；像雨灑向水面，水面便泛起漣漪。

教梁令瓚的東西，她便自然而然地記在了心裡，學識和智慧就像水一樣，從一行的身上流淌到梁令瓚的身上。

一行有九成的精力都放在梁令瓚身上，但大相和元太一點也不嫉妒。

為什麼？

嫉妒師父天天和小瓚在一起讀書寫字看星星，才不要咧，現在師父沒空教他們念經，沒空教他們寫字，不管他們做什麼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老天，還有比這更快活的日子嗎？

小瓚沒空帶他們掏鳥窩，沒關係，他們可以自己掏；小瓚沒空帶他們捉蚯蚓釣魚，沒關係，他們可以自己摸；小瓚沒空帶他們捉蛇，沒關係，他們可以……呢，這個還真不行……

所以有時候即便梁令瓚觀星一夜，睏得直打盹，還是會被千央求萬央求的要她幫幫忙，而梁令瓚久未操此舊業，玩起來也是不亦樂乎。

這一天，天氣晴好，玄都觀的菜地裡有蛇出沒，把種菜的小道士嚇得扔了水桶，哇哇叫著逃命，梁令瓚便帶著大相和元太前去為民除害，不多時，一條一斤多重的菜花蛇手到擒來，立即回到後山小院裡燉了。

鍋裡的湯漸漸飄出濃香，大相和元太恨不得撲到鍋裡去，就在兩個人搶著盛湯時，門口有人道：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呵呵，燉蛇……」梁令瓚頭也沒抬便答，話沒說完，嘴猛然被元太捂住，只見原本爭得你死我活的大相身板站得筆直，碗筷不知何時扔進了水缸。

廚房的光線不是太好，門口又是逆光，臉是看不太清楚的，但那一身僧衣還會有誰？

「師父！」梁令瓚跳了起來，加入排排站的行列，抬頭挺胸。

「燉什麼？」

「燉、燉……燉湯。」

「什麼湯？」一行走了進來。

三個弟子站得更直了，離鍋也更近了，異口同聲道：「沒什麼湯！」

一行原是隨口問的，這時反而覺出不對，更走近了一步。

梁令瓚結結巴巴道：「師、師父這幾天觀星辛苦，這湯……這湯是弟子特意給師父燉來補身體的，本……本來想給師父一個驚喜的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一行點頭，「難為你一片孝心。」說著，一撩衣襬，在廳堂坐下了。

這……這是要喝湯？

三個人在鍋前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完全呆滯了。

湯的香氣瀰漫在廚房，這時候想端一碗白開水出去是不成了，梁令瓚哆哆嗦嗦地端了一碗出門，大相和元太貼在壁板上，幻想著自己是隻壁虎，師父看不見。

湯放到一行面前。

一行端起了湯，湯匙勾起一匙就要送到嘴邊。

見狀，梁令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，她不再是那個拿肉湯不當肉的小孩子，師父也不是兩位師兄，這一口湯要真的喝下去……

「啊！」她慘叫一聲。

一行立即停了湯匙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肚、肚子疼……啊不，頭、頭也疼……」梁令瓚苦著臉，緊緊抓住一行的袖子，「師父，我好像全身上下都疼，怎麼辦？」

一行皺了皺眉，拭了拭她的額頭，一手抱起她，送回廂房，「一夜沒睡，白天不歇著，還來燉湯，身體自然受不住。」

梁令瓚的臉痛苦地扭曲著，眼角卻洩露出一絲得逞的笑意，她把臉窩在師父懷裡，師父身上有經久的檀香味道，每一次聞到都讓人無比安心。

「好好睡一覺吧。」一行將她放在床上，展開被子，蓋好，歎了口氣，「是為師心急了點兒，你年紀還小，正是長身體的時候，睡不好覺當真會有問題。罷了，這次宋家你就別去了，在家好好歇息，我不日便會回來。」

「宋家？」

「刑部尚書宋璟你可知道？有高僧金剛智從西方遠來，因福先寺正值修繕，暫住在宋家。大師佛法高深，我仰慕已久，正要前去拜訪。宋家是書香門第，藏書無數，這次原想帶你去開開眼界，不過人生在世，皮囊承載著智慧，你年紀小，還是好好注意身體……」

梁令瓚坐起來，「咦，師父，好奇怪，我肚子忽然不疼了。」

「……真的不疼了？」

「真的不疼了，一點也不疼，絕對不疼了！」

宋璟十七歲中進士，授鳳閣舍人、御史中丞，後被貶為楚州刺史，直到前不久才被召回京城，任刑部尚書。

雖然現在是尚書，但人人都知道，宋璟是因為宰相姚崇的舉薦才入京，而姚崇年事已高，已經請辭多次，大唐的下一任宰相很有可能便會出自宋家。

如果不是這樣一份底氣，也請不到金剛智大師到府上，每日上門求見的人絡繹不絕，但真正能進門的卻沒有幾個，一行大師自然是其中之一，梁令瓚身為弟子也拎著包袱款款地進門了。

宋璟已上長安赴任，此番還是特意回了趟洛陽，親自迎一行大師進門，設宴為一行大師洗塵，並引見了金剛智大師。

兩位大師一見如故，相談甚歡，宋璟長子宋慎知理家事，體貼地將兩人的客房安排在相鄰的院落，方便兩人談禪。

金剛智大師是位得道高僧，來自天竺，不苟言笑，梁令瓚覺得往他身上塗一層金粉，就能直接送進寺廟受人朝拜。

他的弟子不空和師父宛如一個模子裡刻出來，兩人一同在旁邊伺候，梁令瓚幾次沒話找話，不空卻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。

梁令瓚有點想念大相和元太了。

其實不空不理她是有原因的，這個原因就是……她太不值得理會了。

比如——金剛智和一行時常講佛論道，說到厲害處，兩人都是疾言厲色，神情肅然。一行一向疏淡，偶爾嚴肅一下也就罷了，金剛智本來就長得像金剛，這一下

金剛怒目，她擻著袖子就站了起來。

不空訝異地問：「幹什麼？」

「這是要吵起來了啊，還不跟我一起去拉開他們倆？」

不空一陣默然，「你好歹也是一行大師的弟子，難道不懂這是論法嗎？」

論法？論法她怎麼不懂了？一行在玄都觀也會和尹觀主論法談道，兩人一邊品著茶，一邊賞著風景，清風徐來，侃侃而談，不時會心微笑，那才叫論法好嗎！

「可他們這個樣子……」

「我也很少看到師父講經講得如此激烈，大約你們中原人說的棋逢對手就是這麼回事吧。」不空一臉欣羨。

這個……梁令瓚實在領會不到，她對佛經並不感興趣，一行起初也曾經起過意為她剃度，意思是想將一身衣鉢悉數傳給她，後來才明白她的天分所在只是天象而已，也就斷了這個念頭。

這也是不空不滿意她的另一個原因，近身侍奉如此高僧，深受佛法薰陶，卻沒有落髮出家，入我佛門，顯然悟性慧根一般，俗人一個。兩位大師切磋佛理，相見恨晚，金剛智邀一行一起譯經，一行精通梵文，欣然從命，於是兩名弟子又多了一項任務，磨墨。

其實磨墨不是很累的工作，但一直被這項工作纏得脫不了身就比較鬱悶了。

從納雲齋找來的書三天沒有去換，梁令瓚感覺日子這樣過下去不是辦法。

接下來的幾天裡，不空憤怒地發現他的工作量加重了一倍，因為梁令瓚丟下手裡的活兒不見了人影。

「心靜如水，不怒不嗔，不怒不嗔，不怒不嗔，阿彌陀佛。」他是高僧弟子，不能輕易動怒，動怒即落了下乘。

但當梁令瓚再一次出現的時候，不怒不嗔的不空也忍不住豎起了眉毛，「你這是幹什麼？玩物怎麼能帶到這裡來？」

「這可不是玩物哦。」梁令瓚手裡提著個奇奇怪怪的東西，「這是磨墨臺。」

那東西由幾根支架支起，中間有個石製的小圓盤，不空花了很多心神去深思，好像和中原百姓磨豆子的石磨略有點相似。

「什麼臺？」

「磨墨用的。不空師兄你來試試，墨條放這裡，手柄在這裡，好，搖動，只要搖就可以，再也不用低頭磨了……」

中原地大物博，奇怪什物層出不窮，也許這也是中原人民的智慧呢？

於是不空試著去搖了搖，結果墨條在裡面咯吱吱響，卻不見墨汁出來。

梁令瓚見狀，一拍腦門，「糟，忘了加水了。」

水起到了最好的潤滑作用，墨屑絲絲融入水中，一池墨水片刻便磨好了，比手磨的不知快多少倍，而且還細得多。

「中原百姓果然聰慧。」不空讚歎，「今後可以省力了，你多少錢買的？」

「買的？」梁令瓚嘻嘻笑道：「給師兄你一百兩也沒處買去，這是我做的。」

「你做的？」不空當時有一萬個不相信，不過在後來的歲月裡，他去過了很多地方，見過很多人，確實沒有見過第二件這樣的東西，也沒有見過第二個像梁令瓚那樣的人。

Crescent Family